

拜访抗美援朝的老兵

林晚同



一轮深秋的夕阳,慢慢变得通红,在空中留下彤彤的脸庞,绚丽的霞光顿时飞扬,深情地俯瞰枫溪村庄。驻村扶贫几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喜欢晚饭后,与老年人拉家常,今晚又一次来到枫溪组林发全老兵家,聆听他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那段难忘岁月。

林发全,1930年8月14日出生,是茶陵县桃坑乡春风村枫溪组人。父亲林日新是个农民,母亲王雪妹是江西宁冈人,生育五男五女,林发全为四子。因为家里贫苦,8岁的发全没钱上私塾,只能给别人家放牛,10岁以后他到地主家干农活。在林发全刚满19岁的第二天,也是1949年8月15日茶陵获得了和平解放,这天枫溪山区一片欢天喜地,林发全也沉浸在幸福之中。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还派

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镇和乡村。为了保卫中朝人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茶陵人民积极响应,桃坑、江口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报名参军的高潮,枫溪里青年小伙子们也积极报名参军。1950年12月,林发全光荣入伍,胸戴红花,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送。当年,枫溪有刘保和、吴牛牯、林发全等3个小伙子报名参军,一起编入茶陵县二大队四连,在县城集中整训了三个月,直到1951年4月湖南军区把茶陵新兵接到衡阳,临时组编六团四连,进行封闭式地军事训练。经过集中学习整顿训练后,8月的一天,部队将临时组编的六团四连改编成志愿军,林发全编入某军区警卫一团三营七连当战士,连长是张德保。接着,部队从衡阳坐上开往辽宁省安阳市(今丹东)的火车,到达安阳市后,在火车站休整了一天。战士们斗志昂扬,纷纷写下战前书表示,自己的名字不上英雄榜,便上烈士碑。大家唱起了一首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第二天夜间,林发全跟随部队步行跨过鸭绿江大桥,奔赴朝鲜战场。

部队刚进入朝鲜就急行军,因为有敌机轰炸,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走,一晚上要走近百公里,林发全和战友们扛着枪,背着弹药被装和十天的干粮,头顶上还顶着用树枝树叶扎成的防空圈,累了,就躺在树下休息一下。行军近半个月,到达朝鲜龙潭里车站,在这附近部队有一个后备仓库,警卫一团三营七连战士林发全开始执行看守仓库、弹药库、粮库等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展开了五个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第二阶段是从1951年6月11日至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虽然,林发全随部队在第二阶段进入朝鲜,作为志愿军的一员投入了那场战争,但是战争还是极为惨烈的。有一天晚上,林发全和几个战友去车站运粮食,刚把粮食装好准备出发,突然,美军侦察机在火车站附近地区投放照明弹,把整个龙潭里照得白亮亮的,他急忙和战友们隐藏起来。这时候,敌机开始俯冲扫射。一位19岁的战友来不及躲藏,头部中弹,光荣牺牲。大家悲愤痛恨至极,操起机枪向敌机猛打。战友们含着眼泪把牺牲的小战士埋了,及时把粮食运回了部队。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两年零9个

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10月25日,中国赴朝慰问团赠给林发全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赠给最可爱的人”的茶杯和“和平鸽”图案的抗美援朝纪念章。11月,林发全调入警卫四团三营七连,继续看守仓库、弹药库、粮库,连长是宋世江。

1955年12月,警卫团回国。林发全向上级递交了申请书,表明自己身体素质好,年龄才25岁,要求留守朝鲜。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1956年3月,林发全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军事建筑工程团二营六连炊事班,担任炊事员。1956年4月16日,林发全受到营部嘉奖,奖励有证书和一枚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抗美援朝纪念章,他很受鼓舞,积极性更高了。12月,经彭江林、赵明清二人介绍,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发全留守朝鲜,为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7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军事建筑工程团二营六连撤离朝鲜,返回祖国。7月,林发全复员回到原籍湖南茶陵县。到了家乡后,当地政府对他非常重视,经常请他作报告,讲述战斗经历,因为他文化低不识字,还准备安排他到人民公社机关食堂上班。林发全却一心只想在枫溪家乡务农,不想麻烦领导。经村里媒人介绍,在桃坑黄滩认识了客家女子朱炳妮,12月,按当地风俗习惯娶她为妻,生育了4男3女。从此,林发全夫妻勤劳持家,如今四世同堂,幸福地安度着晚年。

林发全抚今忆昔,从当兵参加抗美援朝、留守朝鲜到复员回家,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了,如今90岁的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我走出林发全老兵的家门,走过枫溪组,漫步踏上枫溪河桥,仰望望向天空,深秋的夜晚,月亮正圆满挂在天空,闪着洁白的光。河边扶贫安装的太阳能路灯照在桥上,使得山区的夜,明亮了许多,温暖了许多。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神农

诗二首

松源

秋雨:寻访世间最好的自己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秋天的雨依然在滴滴答答地下
冲刷着每一条的街道
连同我孤独的背影也淋上了一层诗意

望着前方
细雨蒙蒙的天,感觉心中透着一丝
凉爽,一路开着小车
不紧不慢,走在这片天地间
途中,偶尔自你车窗前经过
如一片秋叶随风掠过,不曾惊动你午后的时光

也许,这场秋雨
正讲述着一场美丽如梦的故事
每一滴雨,都带有无限的青春
当其滴落在我的脸庞、身体时
便已将四季的青春融入我的血液之中
使之人生故事得到永久的延续

希望下一世再来时
不会徘徊、犹豫在每一个地方
遵循内心的点化,寻访世间最好的自己

灵与自然

当自己
忘掉了所有的一切时
体内的灵便与自然天地融为一体
遍布在地球的每一寸角落
天上的日月,是我清澈而平和的双眼
给予世间热烈、柔和的光明
让生命变得富有多样,拥有岁月醇厚的光阴
那丛林起伏的山峦大地,是我
健硕的身躯,每一寸肌肤都蕴含着无限生机
以纯净天然的氧吧,供奉一切
远处地面上那弯弯曲曲流淌的小溪、江河、湖泊……
皆是我流淌的血液,以我灵魂之血
滋润这个世界的所有植物、生灵
今之散发出更为强盛的智慧光芒,让其得到清凉的
心境

我的呼吸,化作了一年四季的风儿
给予世间最朴实的诗句
你若忧伤,我便许你一场轻柔
你若无欲欢喜,我便赠你一世春风净土,江南好时光

重游古桑洲

朱德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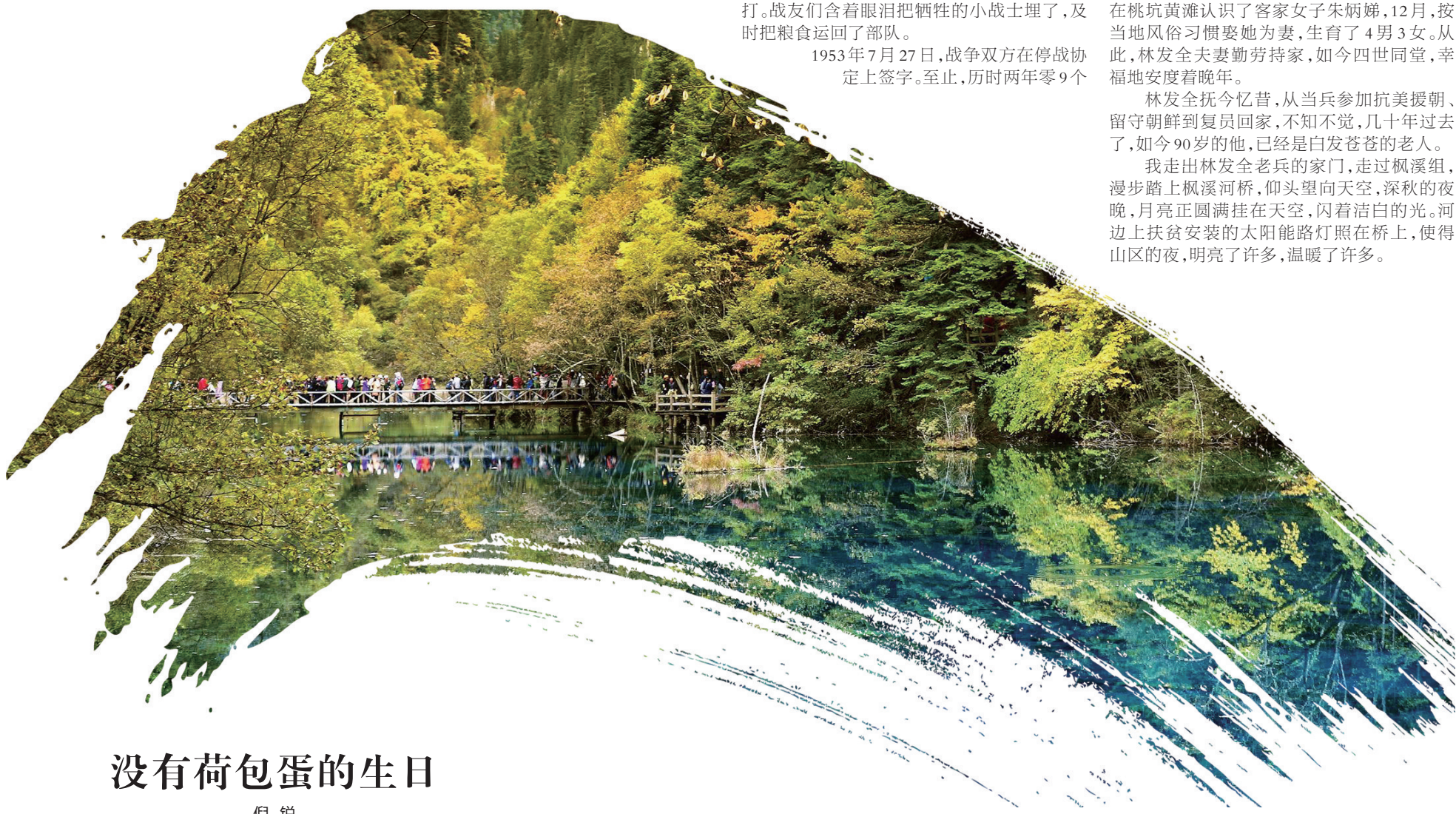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去古桑洲,还是在二十多年前的1994年,那年我的一个同事的爱人住在古桑洲。她是我们支部的党员发展对象。我们去外调。记得当时我们开车到马家河边,都不知如何过河。我的同事对着河那边大声喊:“我要过河!我要过河!”我正好奇,就见河那边有一条船划了过来。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渡船就划到了我们这边,一行三人才上了船。

下船后,我们沿着一条茅草丛生的小路由洲上走去,洲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我们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洲上的房屋全是土砖瓦房结构,有几口水塘,塘里的水是清的,水上有些喂鱼的青草。这里除了偶尔听到几声哇哇叫外,显得非常清静。洲上家家户户用的是井水。我当时觉得这里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农民纯朴热情。但那时,并没有人去洲上旅游。我也没想到有些荒凉的小洲现在居然成了株洲市的热门旅游景点之一。

由于今年的疫情,把我们封闭在家里差不多半年没出去旅游。我这个旅游迷实在憋不住了。劳动节期间,儿子说领我和老伴去古桑洲玩,我是求之不得了。他早就开车来接我们。现在不要在马家河过轮渡了。开车走河西经栗雨工业园到万丰公园下车后再走三四百米就到了去古桑洲的轮渡码头。河堤上都是水泥路,土砖瓦房已换成了多层小洋楼,路旁摆满了卖洲上特产的农家小摊,小鱼、小虾、蒿子粑粑,一盘盘香糯可口的桑葚,还有自产的桑葚酒等等。特别值得一提是摊位上还有卖蚕虫的,一条条幼小白白的蚕爬在嫩绿的桑叶上啃着叶子,许多没见过蚕的小朋友好奇地蹲在一旁看着,走的时候还让爸爸妈妈买些带回去养。这种事我们当年也做过。

一大片桑叶林展现在眼前,一串串红的,绿的,紫的桑葚挂在桑树上,非常诱人。一些人忍不住提着篮子去园里采摘桑葚,我们也买了一大盆桑葚坐在路边吃了起来,新鲜的桑葚酸甜可口,一个个吃得嘴巴上如同涂上了口红。儿子帮我们在桑树下照相。

古桑洲真是今非昔比了。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地盘,就像嵌在湘江中心的一颗明珠,吸引着两岸的人来这里体验田园生活。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没有汽车的噪音,没有城里的喧嚣,确实是休闲的好景点。



没有荷包蛋的生日

倪锐

大人一餐饭,细仔子一个蛋。这是我过生日最隆重的安排。

从记事起,家里的鸡蛋都是要留着卖钱的。别以为有五只母鸡就会有鸡蛋,实际上,只有春夏时期,母鸡下蛋才多一点。秋天渐少,冬天更是难得下一个蛋了。

我家的鸡蛋,一要留着赶集换油盐,二要留着客人来了当荤菜,三才是过生日吃个荷包蛋。

母亲把母鸡每天下到鸡窝的蛋及时捡到一个小编织篮里,一天天地积累,达到一二十个,就拿到集市上去卖。城里人很精明,春天,鸡下蛋多,个头小,他们出价就低,冬天,鸡下蛋少,个头大,价格就高点。我家的油盐钱基本都是鸡屁股挤出来的。

我们姐弟最喜欢家里来客人了,因为那样就有好菜吃,最好的好菜就是蛋汤了。有一次,好久没吃过荤菜了,一个客人在我们家坐,他要离开时,我们几姊妹上去生拉硬拽就是不让他离开,一定要他留下来吃饭。母亲给我们使了好多眼色,甚至说出“大人有事,你们就别拉了”。我们还没罢手。客人是留下了,母亲却犯难了,因为家里的最后一个鸡蛋也卖完了。那顿我们吃到了很久没有吃过的蛋汤,是母亲去隔壁叔叔家借的两个鸡蛋。客人走后,我们三姊妹屁股朝上趴在门槛上,让妈妈狠狠地抽了一顿。

此后,能名正言顺地吃鸡蛋就只有过生日了。

但真正能过上吃鸡蛋的生日,少之又少。我们搞不清自己生日的日期,即使大点的姐姐,也经常把农历阳历弄混。妈妈事多,每天从早忙到晚,哪里还记得哪个生日是哪天,经常是过生日前几天开始念叨,过了几天就“哦豁”一声,又过了一个生日。生日前和生日后都指望荷包蛋,唯有生日那天才有。没有忘记生日的日子,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生日。姐姐们的生日都在上半年,只要记住了,荷包蛋是不成问题的,再说说,姐姐记性好,快到日子了,会天天提醒妈妈。我的生日在冬天,鸡生蛋都成了问题,妈妈念得少,我又没心没肺,每次都是生日过了好久了,才会想起要吃生日荷包蛋。

每次,有幸记得生日的那位满足地独享那份人间美味时,其余两个就趴在桌子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不断地吞口水,讨好地问:“好吃吗?”期待吃荷包蛋的寿星良心发现,给他们留一点汤。

下雪了,好冷啊。妈妈把夜晚放在烤火炉上的棉袄给我们扔过来,喊着:“起床了起床了!”就去了灶台边。我摸索着烤得硬硬的棉袄,往身上套,棉袄里散发着一股烟味,迷糊间听到妈妈嘀咕了一声,今天好像是碗宝生日。一刹那,我跳下床来,飞奔到妈妈身边,不相信自己地问道:“今天真是我生日?今天真是我生日?”看到妈妈点头后,我高兴得满屋子狂奔,“我生日啦!我过生日啦!今天我有荷包蛋吃啦!”妈妈又嘀咕了一句,家里没有鸡蛋了。这句话,让我沸腾的心一下子又如掉入了冰窟,“你去鸡窝看看,昨天有只鸡蹲在那里好久,不过没听到叫声。”妈妈说道。鸡下了蛋,都会“咯咯咯咯咯”地报喜,没叫,估计没蛋。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走向鸡窝。我看到了一个鸡蛋,一个硕大的鸡蛋,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鸡蛋,它静静地躺在鸡窝里。

我蹲下,注视着这闪闪发光的鸡蛋,伸出双手,轻轻地捧起。我看到一个白里透黄,黄里透白,漂着点点油腥,点缀几段青葱,腾着热气,冒着蛋香的好大一个荷包蛋。

然而,下一刻,我连人带蛋,重重地匍匐在地……待妈妈把我拎起,胸前一大片蛋衣模糊的惨烈场面。妈妈说了一句,这下没得吃了,就干活去了。只留下我“哇哇”大哭。

又过了一个没有荷包蛋的生日。

小小说

钱黑子看见孙大个,连忙跑过来问他,还记得赵老板不?这小子可发达了!非要请我们这些曾在块块爬滚打的老同事聚聚。后天中午,华天大酒店最豪华的包间吉祥阁。说完,兴冲冲地通知其他人去了。

哪能不记得呢?印象深着呢!那年孙大个与钱黑子去钓鱼,可能是鱼儿先天吃得太饱,也可能是太狡猾,总之蹲在鱼塘边钓了大半天,没钓到什么鱼。主家觉得不好意思,回来时给每人打发了瓶辣椒萝卜。他尝了口,太咸太辣,便没拿回家,先搁在办公室里再说。

动力维修科的人谁都清楚,孙大个办公室上的那把锁,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哪片钥匙都捅得开,哪个都进得去。孙大个这人挺随和的,平时也没什么架子。

过了两天,当孙大个打开办公室一瞧,辣椒萝卜少了一大截,一定是有人用它下饭省两个菜钱。这就很不好,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谁想吃吱声啊?说都不说,分明是把他这个科长不当回事。传出去很不好听,恐怕还会说他管理无方。会是谁呢?孙大个打定主意,非把这伙人揪出来不可。

第二天吃中饭时,他刚趴在窗台下,便听见办公室门的响声。他纵身一跃从窗户里跳了进来,吓得那人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手中还捧着那瓶辣椒萝卜,正是赵老板,人赃俱获。

全科十多号人,就数赵老板最不为人待见。手中两个银子捏得出水,同事间向来一毛不拔,爱沾公家的小便宜,顺手牵羊从厂里拿电线灯泡,回回不空手。早应该想到是他。

平日里赵老板就不带爱相,望着他查拉个脑袋,手捧着瓶子杵在那,孙大个气不打一处出。什么便宜都沾,得让他长记性。吃光它!孙大个手中捻着赵老板的小辫子,由不得他不愿意。

打那日起,赵老板见了孙大个就如老鼠见了猫一样,唯恐躲闪不及。

至于后来他被工厂开除,与孙大个没啥关系,完全是咎由自取。赵老板家几代单传,老婆没工作,老想生个儿子。不听劝告,超生了个闺女,儿子没生成,却把饭碗给弄丢了。

离开工厂后,赵老板在农贸市场摆摊,专卖各种时令蔬菜。孙大个去买几根葱,遇见赵老板,看上去他比在工厂时萎靡不少。孙大个挑了把葱,抽出张百元大钞递给他,赵老板摸索好一阵儿也没能找散。孙大个说,不用找了,下次给我吧。那时工厂效益还好,百把块钱无所谓。赵老板低声说,也好,也好。后来他就再没光顾过赵老板的菜摊,再后来听人说赵老板到外地去了,就此失联。

原动力

曾立力

接到邀请,去?还是不去呢?平素处事一向都是手起刀落、从不拖泥带水的孙大个,却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烙起了烧饼,没给个痛痛快快的答复。

黑子敦促他,你科长不去,哪成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夫人也说,即使是“鸿门宴”也得去,要不然显得你小肚鸡肠。

前几天,儿子去家公司应聘,没想到老板却是赵老板。在夫人和儿子的双重压力下,尽管孙大个心里不情愿,最终还是硬着头皮给赵老板去了个电话。赵老板记性不错,一听声音便呼老领导。虽没满口答应,也没一口拒绝,说有了合适的岗位优先安排,总算给了他面子。但他仍不想去,却一时又找不到不去的理由。

这些年大伙如天女散花四散而居,平时难得一聚,这次是个好机会。赵老板衣着光鲜,满面春风地迎候在包间门口,见着昔日的老同事,给了每人一个热烈的拥抱。入席落座时,赵老板执意让孙大个坐在了他的上首,然后端起一杯杯酒致辞,为久别重逢干杯!大伙吃吃喝喝。

觥筹交错,推杯把盏间谈及过去的往事,遥远的记忆寻了回来,彼此的距离被拉近。大伙频频给赵老板敬酒,众星捧月中没少恭维他,还是你有先见之明,早下海,早发财,我们到快退休了,还要到处打工。赵老板听了很受用,口里却说,人都是逼出来的。宴席规格不低,酒是茅台,菜是美味佳肴,今非昔比,谁还说赵老板抠呢?

孙大个坐在一旁不是滋味,虽说赵老板没少敬他酒,但这种场合、语境,看到的不一定真实。不是有钱显摆,想找回失去的自尊。花钱买嘴惹谁!

酒过数巡,大伙都喝高了。有人唤服务员弄点辣椒萝卜来下饭。现在的人嘴刁。店里没有,但外面有,有钱啥买不到?买来没吃多少,还剩大半瓶。有人起哄指着瓶子喊打赌,谁把它吃了,晚上我请客!

孙大个觉得大伙的目光都在看他,就连赵老板好像也笑眯眯地看了他一眼。你不记得我记得,该来的终于来了,当年自己埋下的雷,该排了。人的自尊是脆弱的,也是强大的。孙大个说了声,我来!拿过来没吃上两口,呛出来眼泪鼻涕一大把。

赵老板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瓶子,诚心诚意地说,别闹了,你们想多了,想远了,哪能让你请呢?晚上继续我请!接着又说了句暖窝子的话,人老了三宝,老宅老妻老友,过去大伙关照我不少,我回来了,今后我们在一起多聚,并与大伙建了个“原动力”的微信群。

真不记得了?还是有意忘了呢?怪不得他能做这么大的生意。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孙大个背过身去,泪流满面。